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旁通卷四上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袁文宿

謄録監生臣馬嗣佺

書蔡氏傳旁通卷三

元 陳師凱 撰

湯誓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

契帝嚳之子為唐虞司徒史記索隱曰堯封契於商今商州也為陜西奉元路支郡湯國號商盤庚遷殷之後又號殷

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

史記索隠曰湯名履書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凡十四代張晏曰禹湯皆字也謚法曰除虐去残曰湯皇甫謐云商家生子以日為名其母以甲日生子則稱其甲譙周以為死稱廟主曰甲愚案古周書謚法解一百八十二謚並無以堯舜禹湯桀紂為謚者鄭氏通志略云周人以諱事神故卒哭

而諱將葬而謚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人乃人名非謚法也如云巧言如流曰智闢于四門曰穆有文在手曰友乃聖乃神曰武持盈守成曰成此皆採經傳之言大不通理者愚謂謚法當以周書所載為正其餘諸家皆後人贅附之文如除殘去虐曰湯之類皆不足據只以湯為號為是今史記首卷有謚法一篇多周書一十二字皆後人所增者也

亳

今河南府偃師縣也

仲虺之誥

仲虺奚仲之後為湯左相

左傳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

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

先後音去聲猶左右也

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

在今淮西無為州巢縣

慚德之不古若

輯纂引陳氏云觀湯之慙湯之本心始見矣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呂氏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

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

於𦙍也四支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葢命謂分也富貴貧賤各有其分先王制禮不可踰越苟無聖人以主之則人人各縱其氣質之性以極其欲而各求所不當得者則必犯非其分而爭且亂矣

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

索隱云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是也陽翟元屬許州今屬均州

楙茂也

左氏宣十五年伯宗曰酆舒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

葛國名

在今歸德府寧陵縣去亳百里

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

新安陳氏云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以義方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則此德具衆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

不倚之體在是矣

湯誥

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寰宇記云殷謂之南亳亦嘗都之穀熟今廢案注疏云鄭元云亳今河南偃師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皇甫謐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

亳今梁國穀孰縣是也諸説不同未知孰是

衷中

朱子語錄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孔安國以為降善便是無意思衷不是善只是中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又云看得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又云此衷字義本是如左氏所謂衷甲以見之義為其在衷而當中也愚案説文云衷褻衣增韻云方寸所蘊也蓋是天以此理降付於人人受而具之於心無

少偏倚本謂之中為其藴之方寸若褻衣之在裏故謂之衷也其實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蔡氏直以中訓之

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甞不呼天也當作屈原傳曰本太史公辭也云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簡閱一聽於天

朱子語錄云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㸃檢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

伊訓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歲木星也一年行一次十二年而亥子一周祀祭享也一年而徧年禾一熟也

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

正正朔也王者易姓受命而改正朔夏正建寅取人

生於寅之義商改而建丑取地闢於丑之義周改而建子取天開於子之義此之謂三正又名三統又名三微

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

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其月為孟春天時人事咸與維新之時也故其月稱正月商周因之以起數以夏稱歳故以建寅之月為正歳周禮屢稱正歳是也

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

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

愚案商秦二代不改建寅之數固為明甚惟周則建

寅建子並有左驗故辨者紛然迄無定説謂周不改

月數者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也謂周改月數者禮

記有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孟子有十一月徒杠成十

二月輿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朱子注云周七八月

夏五六月也左傳正月日南至據此則周又似改月

數矣朱子於豳七月傳引呂氏云三正之通於民俗

尚矣周並舉而迭用之此說蓋是

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

湯三子太子太丁未即位而卒次外丙在位二年而卒幼仲壬在位四年而卒外丙仲壬皆無子惟太丁有子太甲伊尹立之為仲壬後繼仲壬而王也

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

為之服為之子二為字並音去聲太甲為仲壬之子

服仲壬之喪斬衰三年是為仲壬之後而為仲壬之喪如子之居父喪也又案程氏云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愚謂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弟若謂二年四年非在位之數豈有兄乃二歲而弟反四歲乎此其在位之歷年無疑也

鳴條夏所宅也

疏云今安邑有鳴條陌孟子云東夷鄭元云南夷或

云陳留平丘皆非在今河東解州安邑縣也

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

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

斯須替哉

案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朱子引楊氏曰

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

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

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

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輔氏曰楊氏真得湯與伊尹之心足以洗世儒之惑愚謂孟子此章楊氏此注亦見湯之克忠處

巫覡

女曰巫男曰覡

十愆

恒舞一酣歌二殉貨三殉色四恒遊五恒畋六侮聖言七逆忠直八遠耆德九比頑童十

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昬墨賊殺皐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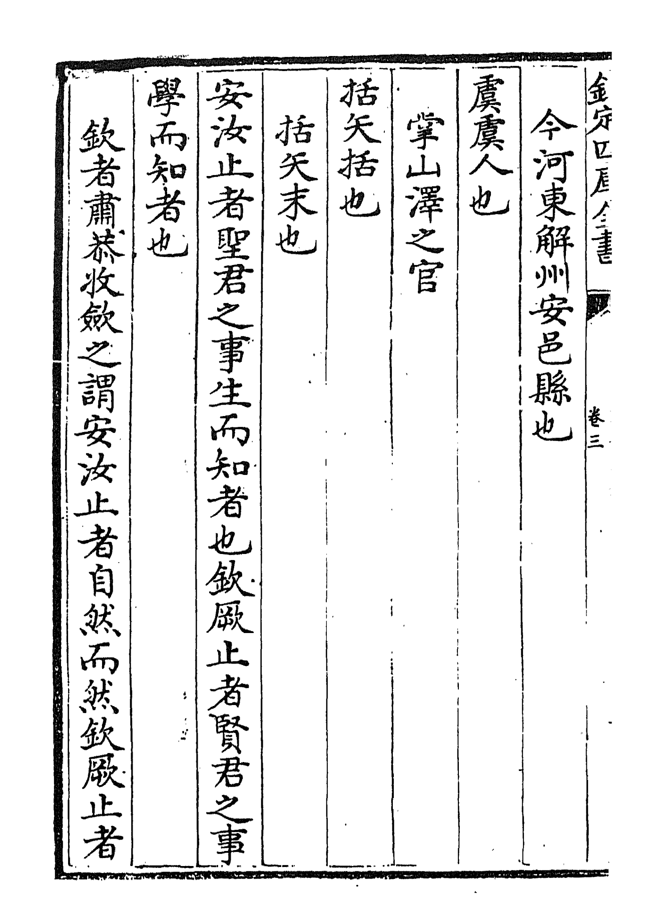
左傳昭十四年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為昬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昬墨賊殺皐陶之刑也杜注云昬亂也墨不潔之稱忌畏也三者皆死刑

太甲上

顧常目在之也

朱子語錄云古注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夏都安邑



今河東解州安邑縣也

虞虞人也

掌山澤之官

括矢括也

括矢末也

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

學而知者也

欽者肅恭收斂之謂安汝止者自然而然欽厥止者

使然而然故有聖賢之别

桐成湯墓陵之地

史記正義曰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

太甲所放處也案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太甲中

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

此蓋衮冕之服

䟽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

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冠名㫖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
蓋冕為通名愚案天子六冕祀昊天則大裘而冕享
先王則袞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
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祀天之冕
無旒餘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十有二就皆五
采玉有十二玉笄朱紘冕之為體周禮無文叔孫通
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凡冕以板廣八寸長尺六
寸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

前後謂之邃延周禮疏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朱衣之於冕之上下延者即是上玄者紐者綴於冕之兩旁垂之或兩旁作孔以笄貫之使得其牢固也冕前低一寸得冕名冕則俛也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二玉也每就閒蓋一寸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紘者用朱繩一條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

上於右笄上繞之蓋有笄者屈組以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也穎達以此為衮冕者蓋據享先王言耳其實周冕文勝於商孔子云服周之冕可見也

太甲下

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無輕民事一也無安厥位二也慎終于始三也必求諸道四也求諸非道五也

咸有一德

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

朱子語錄云横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三叚一叚緊似一叚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爾善亦是大叚說或在此為善或在彼為不善或前日不善今日則善惟須協于克一乃是為善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

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張敬夫語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

注疏引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劉歆馬融王肅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

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為三昭三穆耳中庸或
問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
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
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
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
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
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或問又
云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又云周穆王時文

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别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别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盤庚上

祖乙都耿圯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

自祖乙至盤庚居耿者七世史記索隱曰河東皮氏有耿鄉史記正義曰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有耿

城殷今河南偃師也

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索隱曰邢音耿

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

說文甹從马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枿马乎感切草木之華未發也徐鍇曰今尚書只作由枿古文省马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臣鉉等案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用枿之語不通愚案枿字

今又作蘖通五割反

盤庚中

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

中者無過無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各設中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為準而不為浮言所揺動也

盤庚下

案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

注疏之說如此而本傳立政又與此不同者彼亦出疏文此為鄭氏說而彼為皇甫謐說葢蔡氏有疑故並舉之耳疏又云古書已滅無證未知誰得旨矣成皐春秋之虎牢也轘轅山名在河南府緱氏縣

說命上

亮一作諒陰古作闇

諒據釋文又力章反本作梁一變為諒再變為亮

鶉鶴之鶴

烏南反

柱楣所謂梁闇是也

柱知主反楣音眉楣即是梁闇即是廬梁闇者廬之有梁者也禮疏又謂施梁而柱楣則楣與梁又似二物未知孰是

剪屏柱楣

剪當作翦書者誤朱子書說云始者户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

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髙而不可作戶也愚案朱子謂至是者既虞之後也

宅憂亮陰言居喪於梁闇也

居喪二字今董氏輯纂誤書作宅憂

先儒以亮陰為信默

見安國傳

語復而不可解

復音福重也

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閒故夢寐之閒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輯纂引范氏云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誠之形而心之神也

傅巖在虞虢之閒

史記正義云傅險即傅說所隱之窟名聖人窟在今陜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愚案河北縣

唐天寶元年陜郡太守李齊物改爲平陸今屬觧州

方言

揚雄書名輶軒使者

說命中

治亂曰亂

亮軒馮氏云治之與亂其義相反古治字作乿經文誤寫作亂傳者宜云亂當作乿與治同凡經中訓亂爲治者倣此

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既云凶德又云有過人之才者何也才禀於氣美惡不同随其德之所成吉德而有才則所為無不善凶德而有才則所為無不過才者有能之謂能之所為或良或不良也德而有凶有吉者蓋亦得於所禀之初聖賢得剛柔之中氣故清明而純粹其餘剛善柔善亦可以沈潛髙明勝之而就吉若禀剛惡柔惡之氣則必强梁險諂自暴自棄而就為凶德矣然未必

無才也如桀紂智足以拒諫文足以飾非濟以凶德則無不為矣

說命下

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

東坡云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遯去使人求之迹其所在則居于河濵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所卒業乃相說也古注謂武丁遯于荒野使為太子而遯則為吳太伯豈復立哉學者

徒見書云高宗舊勞于外乃小乙使之劬勞以知艱難耳決非荒野之遯也朱子語録云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台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

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

麴酒母也蘖牙米也

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

朱子語録云惟斆學半蓋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温得此段文義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

或曰受教亦曰斆斆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

朱子語録云因說斆學半或舉葛氏解云傅說與王

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先生曰近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呂伯恭亦如此說某舊為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見他說得新巧大喜之先說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此是人君且學且斆一面理會教人又一面窮義理後面說得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數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翻空一句如此深險如斆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

語全似禪語五通僊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依古注

高宗肜日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

爾雅云繹又祭也孫炎云繹者相尋不絶之意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何休云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祭禮經傳通解云為祊于外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

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又周頌絲衣繹賓尸也箋曰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疏云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繹昨日之祭以賓事所祭之尸頌云兕觥其觩曹氏注云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祭禮通解陳氏云所以醉飽尸也其飲至於無筭其罰至於兕觥

則繹祭可知矣輯纂引陳氏云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昵者禰廟也

以親昵言之故知禰廟

豐於昵失禮之正

豐於昵則必儉於遠厚於父則必薄於祖故云失禮之正

意髙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

時祭處也秦文公作鄜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秦靈公作上時祭黄帝作下時祭炎帝漢稱為雍鄜密上下四時高祖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有四帝青白黄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黒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外有

西時畦時不在五時之数時有李少君以祠竈穀道
郤老方見上尊之謂數百歲人也武帝慕道多祠祀
皆祈年請命之事
西伯戡黎
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
今潞州壺關縣也又有黎城縣史記稱西伯伐飢國
又云敗耆注云飢耆即黎
羑里之囚

史記正義云羑一作牖音酉羑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今彰德路湯陰縣也

獻洛西之地

史記正義云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文丹坊等州也

或曰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

史記不見所出武成疏引帝王世紀云武王軍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

辭也膠鬲曰然願西伯毋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膠鬲去而雨甚軍卒請休王曰已令膠鬲報其主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

微子

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

朱子云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注疏云微箕

二國皆在殷圻內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

色純曰犧

殷人尚白祭天地宗廟用白牛

體完曰牷

牛羊豕之未體解者

牛羊豕曰牲

總名曰牲獨用曰特羊豕曰少牢總用曰太牢

用相容隱

古注謂器實曰用疏以為簠簋之實則以容二字不通故蔡氏不從

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不從卒立紂

正義引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

請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

張庭堅才叔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至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愧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

書蔡氏傳旁通卷三